

周作人 著

周作人 散文



中 / 国 / 现 / 代 / 名 / 家 / 散 / 文 / 书 / 系

陕西出版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周作人是中国现代散文的开创者和倡导者。他的散文继承了诗经、六朝和晚明文学的内蕴，充满着平淡如水、自然如风的语言色彩。其冲淡平和的散文风格展现出空灵的人生境界，可说是中国现代散文一个不折不扣的高峰。

中国现代名家散文书系

周作人 散文



周作人
著

陕西出版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周作人散文·鉴赏版 / 周作人著. — 西安 : 太白文艺出版社, 2012. 7

ISBN 978-7-5513-0320-0

I. ①周… II. ①周… III. ①散文集—中国—现代
IV. ①I2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63239 号

周作人散文·鉴赏版

作 者 周作人
责任编辑 王大伟 荆红娟 李 丹
封面设计 果子殿
版式设计 谭运香

出版发行 陕西出版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西安北大街 147 号 710003)
E-mail: tbyx802@163.com
tbwyzbb@163.com

经 销 陕西新华发行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 湖南凌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字 数 298 千字
印 张 11
版 次 2012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13-0320-0
定 价 22.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寄印刷公司质量科对换

邮政编码 410137

前 言

周作人(1885—1967)，鲁迅之弟，周建人之兄。中国现代著名散文家、文学理论家、评论家、诗人、翻译家、思想家，中国民俗学开拓人，新文化运动的杰出代表。

浙江绍兴人。原名槐寿(后改为奎绶)，字星杓，又名启明、启孟、起孟，笔名遐寿、仲密、岂明，号知堂、药堂、独应等。历任国立北京大学教授、东方文学系主任，燕京大学新文学系主任、客座教授。新文化运动中是《新青年》杂志的主要撰稿人之一，并曾任“新潮社”主编。

五四运动之后，与郑振铎、沈雁冰、叶绍钧、许地山等人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并与鲁迅、林语堂、孙伏园等创办《语丝》周刊，任主编和主要撰稿人。曾担任北平世界语学会会长。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北京大学迁为西南联大，校长蒋梦麟委托他：“你不要走，你跟日本人关系比较深，不走，可以保存这个学校的一些图书和设备。”抗战后，因曾出任汪精卫政权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和日本人在文化上合作，被押解至南京并被高等法院判为汉奸。蒋梦麟为之求情。1949年1月26日被释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周作人搬回北京，以稿费维持生计。1966年被红卫兵抄家，1967年病逝。

周作人一生著作颇丰，共有集子50余种，如《知堂文集》《周作人书信》《知堂回忆录》《药堂杂文》等。文学专著有：《新文学的源流》《欧洲文学史》等。译作有：《现代日本小说集》《乌克兰民间故事集》《陀螺》《黄蔷薇》《现代小说译丛》等。新中国成立

后的著作有：《鲁迅的故事》《鲁迅的青少年时代》《鲁迅小说里的人物》等。

周作人的散文继承了诗经、六朝和晚明文学的内蕴，充满着平淡如水、自然如风的语言色彩。其冲淡平和的散文风格展现出空灵的人生境界，可说是中国散文的一个高峰。

作为一个思想家型的文学家，他所创作的艺术作品往往包含着文化、社会、历史、审美等多种价值涵量。而对于形成周作人散文艺术特色的决定性因素，就是他的审美观。他作为京派重要代表人所追求的京派文学的审美理想，就是崇尚和谐、崇尚节制。他的全部散文创作体现着一个鲜明而矛盾的审美意识和审美理想追求。

他向往冲淡闲适，爱好天然，崇尚简素，不喜欢强烈的感情，不喜欢夸张，尤其憎恶作态，喜欢平易宽阔，不喜欢艰深狭窄。在这些趣味里包含着好些东西，如雅朴、涩、重厚、清朗、诙谐、委婉、腴润等。

然而将这一切统驭起来的就是他的中庸思想，也正是这种思想让他的两种似乎矛盾的特色统一起来。而他又多次声明自己的中庸主义并不是中国儒家的中庸主义。他心目中最高的美是古希腊的均衡节制之美，认为它是调和了智慧与美的艺术。他用“中庸”这个中国哲学范畴来表达之。在散文艺术上，毕生追求这种中庸之美。而在真正选择人生道路时，他又何尝不是追求这种中庸之美。他胸中自有强烈的愤慨，却从不以激进的方式表达之。当真正需要拿起武器针锋相对地指向敌人时，他又显得退缩了，回归到田园生活中。他自己认为“文学不是实录，而是一个梦”。周作人正是带着这种佛教、儒家思想相互渗透的人生哲学去完成他的隐逸之梦。同时，在他所描写的田园风光中体现的形式感和美感，为更多没有名士气而又闪避现实的新进作者所亲近。

目 录

娱园·····	1
初恋·····	4
寻路的人·····	6
北京的茶食·····	7
故乡的野菜·····	9
济南道中·····	11
苦雨·····	13
喝茶·····	16
鸟声·····	19
若子的病·····	21
乌篷船·····	24
厂甸·····	26
北平的春天·····	29
结缘豆·····	32
雨的感想·····	35
石板路·····	38
自己的园地·····	41
苍蝇·····	43
沉默·····	46
生活之艺术·····	48

十字街头的塔	51
日记与尺牘	54
葛理斯的话	58
谈酒	61
金鱼	64
虱子	67
两株树	71
闭户读书论	75
吃菜	78
关于苦茶	82
关于禽言	85
本色	88
买墨小记	91
自己的文章	94
赋得猫	98
谈搔痒	106
梦想之一	110
蚯蚓	114
立春以前	119
风的话	123
梅兰竹菊	126
羊肝饼	128
向日葵的神话	130
入厕读书	132
思想革命	135
祖先崇拜	137

碰伤·····	139
“重来”·····	141
关于三月十八日的死者·····	143
伟大的捕风·····	146
哑吧礼赞·····	149
麻醉礼赞·····	152
太监·····	155
关于命运·····	159
关于活埋·····	163
论万民伞·····	169
再论万民伞·····	171
死之默想·····	174
笠翁与兼好法师·····	177
若子的死·····	179
死法·····	180
祭祖的商榷·····	183
顾亭林论火葬·····	184
生活力·····	185
学校生活的一叶·····	186
祖母的一生·····	189
比目鱼·····	190
冬天的麻雀·····	191
自然界的男性·····	192
守宫砂·····	193
狼的声名·····	194
南北的花木·····	195

月夜·····	196
冬天不冷·····	197
我们的敌人·····	198
抱犊固的传说·····	200
花煞·····	202
〔附〕结婚与死（顺风）·····	204
关于妖术·····	207
缢女图考释·····	209
论妒妇·····	213
头发的问题·····	215
借水·····	216
精神病问题·····	217
吃酒的本领·····	218
我的酒友·····	219
坐船·····	220
坐车·····	221
神仙的无聊·····	222
夜读的境界·····	223
勇敢的重婚·····	224
笑话的技术·····	225
希腊女诗人·····	227
文人之娼妓观·····	230
爱的艺术之不良·····	233
读禁书·····	234
文章的放荡·····	237
猥亵论·····	240
鬼怒川事件·····	243

谈食人·····	248
畏天悯人·····	252
甲申怀古·····	255
打狗之道·····	259
关于宽容·····	260
爱罗先珂君·····	264
志摩纪念·····	269
半农纪念·····	272
怀废名·····	276
章太炎的法律·····	281
鲁迅的笑·····	282
钱玄同·····	284

《自己的园地》旧序·····	286
《雨天的书》自序一·····	288
《雨天的书》自序二·····	289
《谈龙集》《谈虎集》序·····	291
《夜读抄》小引·····	293
《看云集》自序·····	295
《周作人书信》序信·····	297
《苦竹杂记》小引·····	299
《秉烛谈》序·····	300
《桑下丛谈》小引·····	302
《书房一角》原序·····	303
《药堂语录》序·····	306
《十堂笔谈》小引·····	307
读《欲海回狂》·····	309
《颜氏学记》·····	312

《颜氏家训》	316
《甲行日注》	320
《论语》小记	323
《拜环堂尺牍》	327
《神州天子国》	331
鉴 赏	332

娱 园

有三处地方，在我都是可以怀念的，——因为恋爱的缘故。第一是《初恋》里说过了的杭州，其二是故乡城外的娱园。

娱园是皋社诗人秦秋渔的别业，但是连在住宅的后面，所以平常只称作花园。这个园据王眉叔的《娱园记》说，是“在水石庄，枕碧湖，带平林，广约顷许。曲构云缭，疏筑花幕。竹高出墙，树古当户。离离蔚蔚，号为胜区”。园筑于咸丰丁巳（一八五七年），我初到那里是光绪甲午，已在四十年后，遍地都长了荒草，不能想见当时“秋夜联吟”的风趣了。园的左偏有一处名叫潭水山房，记中称它“方池湛然，帘户静镜，花水孕穀，笋石恒蓝”的便是。《娱园诗存》卷三中有诸人题词，樊樊山的《望江南》云，

“冰穀净，山里钓人居。花覆书床偃瘦鹤，波摇琴幌散文鱼：水竹夜窗虚。”

陶子缜的一首云，

“澄潭莹，明瑟敞幽房。茶火瓶笙山蛭洞，柳丝泉筑水鳧床：古幙写秋光。”

这些文字的费解虽然不亚于公府所常发表的骈体电文，但因此总可以略想见它的幽雅了。我们所见只是废墟，但也觉得非常有趣，儿童的感觉原自要比大人新鲜，而且在故乡少有这样游乐之地，也是一个原因。

娱园主人是我的舅父的丈人，舅父晚年寓居秦氏的西厢，所以我们常有游娱园的机会。秦氏的西邻是沈姓，大约因为风水的关系，大门是偏向的，近地都称作“歪摆台门”。据说是明人沈青霞的嫡裔，但是也已很是衰颓，我们曾经去拜访他的主人，乃是一个

二十岁左右的青年，跛着一足，在厅房里聚集了七八个学童，教他们读《千家诗》。娱园主人的儿子那时是秦氏的家主，却因吸烟终日高卧，我们到傍晚去找他，请他画家传的梅花，可惜他现在早已死去了。

忘记了是那一年，不过总是庚子以前的事罢。那时舅父的独子娶亲（神安他们的魂魄，因为夫妇不久都去世了），中表都聚在一处，凡男的十四人，女的七人。其中有一个人和我是同年同月生的，我称她为姊，她也称我为兄：我本是一只“丑小鸭”，没有一个人注意的，所以我隐秘的怀抱着的对于她的情意，当然只是单面的，而且我知道她自小许给人家了，不容再有非分之想，但总感着固执的牵引，此刻想起来，倒似乎颇有中古诗人（Troubadour）的余风了。当时我们住在留鹤龕里，她们住在楼上。白天里她们不在房里的时候，我们几个较为年少的人便“乘虚内犯”走上楼去掠夺东西吃：有一次大家在楼上跳闹，我仿佛无意似的拿起她的一件雪青纺绸衫穿了跳舞起来，她的一个兄弟也一同闹着，不曾看出什么破绽来，是我很得意的一件事。后来读木下杢太郎的《食后之歌》，看到一首《绛绢里》，不禁又引起我的感触。

到龕上去取笔去，
钻过晾着的冬衣底下，
触着了女衫的袖子。
说不出的心里的扰乱，
‘呀’的缩头下来：
南无，神佛也未必见罪罢，
因为这已是故人的遗物了。

在南京的时代虽然在日记上写了许多感伤的话（随后又都剪去，所以现在记不起它的内容了），但是始终没有想及婚嫁的关系。在外边漂流了十二年之后，回到故乡，我们有了儿女，她也早已出嫁，而且抱着痼疾，已经与死当面立着了，以后相见了几回，我又

复出门，她不久就平安过去。至今她只有一张早年的照相在母亲那里，因她后来自己说是母亲的义女，虽然没有正式的仪节。

自从舅父全家亡故之后，二十年没有再到娱园的机会，想必比以前更荒废了。但是它的影象总是隐约的留在我脑底，为我心中的焰（Fiammetta）的余光所映照。

十二年三月。

初 恋

那时我十四岁，她大约是十三岁吧。我跟着祖父的妾宋姨太太寄寓在杭州的花牌楼，间壁住着一家姚姓，她便是那家的女儿，她本姓杨，住在清波门头，大约因为行三，人家都称她作三姑娘。姚家老夫妇没有子女，便认她做干女儿，一个月里有二十多天住在他们家里，宋姨太太和远邻的羊肉店石家的媳妇虽然很说得来，与姚宅的老妇却感情很坏，彼此都不交口，但是三姑娘并不管这些事，仍旧推进门来游嬉。她大抵先到楼上去，同宋姨太太搭讪一回，随后走下楼来，站在我同仆人阮升公用的一张板桌旁边，抱着名叫“三花”的一只大猫，看我映写陆润庠的木刻的字帖。

我不曾和她谈过一句话，也不曾仔细的看过她的面貌与姿态。大约我在那时已经很是近视，但是还有一层缘故，虽然非意识的对于她很是感到亲近，一面却似乎为她的光辉所掩，抬不起眼来去端详她了。在此刻回想起来，仿佛是一个尖面庞，乌眼睛，瘦小身材，而且有尖小的脚的少女，并没有什么殊胜的地方，但在我的性的生活里总是第一个人，使我于自己以外感到对于别人的爱着，引起我没有明了的性之概念的，对于异性的恋慕的第一个人了。

我在那时候当然是“丑小鸭”，自己也是知道的，但最终不以此而减灭我的热情。每逢她抱着猫来看我写字，我便不自觉的振作起来，用了平常所无的努力去映写，感着一种无所希求的迷蒙的喜乐。并不问她是否爱我，或者也还不知道自己是爱着她，总之对于她的存在感到亲近喜悦，并且愿为她有所尽力，这是当时实在的心情，也是她所给我的赐物了。在她是怎样不能知道，自己的情绪大约只是淡淡的一种恋慕，始终没有想到男女关系的问题。有一天晚

上，宋姨太太忽然又发表对于姚姓的憎恨，末了说道：

“阿三那小东西，也不是好货，将来总要流落到拱辰桥去做婊子的。”

我不很明白做婊子这些是什么事情，但当时听了心里想道：

“她如果真是流落做了，我必定去救她出来。”

大半年的光阴这样的消费过了。到了七八月里因为母亲生病，我便离开杭州回家去了。一个月以后，阮升告假回去，顺便到我家里，说起花牌楼的事情，说道：

“杨家的三姑娘患霍乱死了。”

我那时也很觉得不快，想象她的悲惨的死相，但同时却又似乎很是安静，仿佛心里有一块大石头已经放下了。

一九二二年九月。

寻路的人

赠徐玉诺君

我是寻路的人。我日日走着路寻路，终于还未知道这路的方向。

现在才知道了：在悲哀中挣扎着正是自然之路，这是与一切生物共同的路，不过我们意识着罢了。

路的终点是死，我们便挣扎着往那里去，也便是到那里以前不得不挣扎着。

我曾在西四牌楼看见一辆汽车载了一个强盗往天桥去处决，我心里想，这太残酷了，为什么不照例用敞车送的呢？为什么不使他缓缓的看沿路的景色，听人家的谈话，走这应走的路程，再到应到的地点，却一阵风的把他送走了呢？这真是太残酷了。

我们谁不坐在敞车上走着呢？有的以为是往天国去，正在歌笑；有的以为是下地狱去，正在悲哭；有的醉了，睡。我们——只想缓缓的走着，看沿路景色，听人家谈论，尽量的享受这引起应得的苦和乐；至于路线如何，或是由西四牌楼往南，或是由东单牌楼往北，那有什么关系？

玉诺是于悲哀深有阅历的，这一回他的村寨被土匪攻破，只有他的父亲在外边，此外人都还没有消息。他说，他现在没有泪了。——你也已经寻到了你的路了吧。

他的似乎微笑的脸，最令我记忆，这真是永远的旅人的颜色。我们应当是最大的乐天家，因为再没有什么悲观和失望了。

一九二三年七月三十日。